

漢

書

一三

新學堂

PDG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

平

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皐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

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

聚

師古曰倉廩聚芻藁之屬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

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師古曰保謂依恃以

固自安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

周殷反楚佐賈

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咳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

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

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

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

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

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

為

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高祖三年澤

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

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

游乏資以畫奸澤

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

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

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

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奄人也

居數月田

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

張卿往見田生

帷張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

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

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

師古曰言年老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

代呂后又重發之

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

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

太后

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

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

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

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

張卿以其半進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

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鯁望

師古曰鯁音建今

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

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

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

之國急行毋留

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

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

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

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

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

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

年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

李奇曰本齊地前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

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

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

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

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郢人等所以告之

定國使謁者以它法

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

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

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

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立孫之孫無終公士

歸生為營陵侯

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

更始中為兵所

殺

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

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

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

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

賈為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

師古

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

諸子少

師古曰少幼也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師古曰行至沛

而封拜濞也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

曰若狀有反相

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

獨悔業已拜

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

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

因拊其背

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

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

無反潁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

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韋昭曰此有豫

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

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

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

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

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

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

王愠

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

曰天下一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

死長安即葬

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

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

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

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漚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

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村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

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

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

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八杖老

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子平賈

服虔曰以當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

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入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見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也

它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

如此

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朝錯爲太子家令得

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數上書說

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及景

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薛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二城

師古曰孽亦庶也

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

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

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

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益驕恣公即山鑄錢

煮海爲鹽

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即就也

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

反遲禍大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

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菽服舍

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菽宮中也師古曰言於

服舍爲菽非宮中也服舍主誅之次亞室之屬也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

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

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王恐削地無已

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

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

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

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

曰更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

以益甚語有之曰犴穰及米師古曰犴古穽字地用古食也蓋以大為喻也言初地穽遂至食

米也地音食不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

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

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村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索

足猶懼不見

釋師古曰脅翕也謂鍛之也余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故也

竊聞大

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

削地也

此恐不止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

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

患於天下

師古曰循順也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

守之兒音居具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事

師古曰安焉也

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

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

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

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所向者降所指者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

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

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

廼身自爲使者

師古曰潛行而去也

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

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爲

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

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

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
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濟南楚趙亦
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
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
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遂亦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

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
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

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

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

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

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

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

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不以專以侵辱諸侯爲事業不以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

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

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

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

隨寡人

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

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

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

如淳曰告東越

使越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是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素

楚王淮南三王與

寡人西面

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

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

衆入蕭關走長安

師古曰走音素

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

骨

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

欲壹有所出久矣

師古曰謂發兵

寡人

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

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

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

年矣凡皆爲此

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爲音于偽反

願諸王勉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

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

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

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人戶五千如得列

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

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

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

願諸王明以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必

取於吳

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

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

者告寡人寡人且徃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徃擊吳楚遣

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繚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

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昌

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適

以故反名為西共

誅錯復故地而罷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

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

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

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奉宗

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

吳王弟子德為宗正

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

輔

親戚使至吳

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

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

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

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服虔

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

集大兵傳音張懸反

至雒陽見劇孟孟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

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至雒陽也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

動吾據滎陽

師古曰言劇孟旣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

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

計莫若引兵東北躐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

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

師古

曰饒古餉字

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躐昌邑南輕兵絕吳

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

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

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

難以藉人

師古曰藉假也

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

它利害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

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

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

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

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
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
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

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獨
行伍間或爲候或爲司馬也

獨

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
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
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
報王廼子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
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
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
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寢反

破城

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即引兵歸下邳未至雍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

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

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

更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徹見錢也以私錢穀亂天下錢稱

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

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

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

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

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

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

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

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
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
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
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
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
條侯辟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
辟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
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廼與其戲下壯士
千一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師古曰啗音徒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吳王出勞軍使人

濫反解在高紀從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盛其頭馳

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

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

兵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

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

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不聽漢將

弓高侯積當遺王書

師古曰韓頹當

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

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

師古曰言王欲

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

王肉祖叩頭漢軍蹕謁曰臣叩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廼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

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

王發兵狀王頓首郤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

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叩

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

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

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師古

曰圖謀也

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賛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跡

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

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歛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

然卒南面稱孤

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

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吳王擅山海

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師古曰萌謂始

也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

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

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

楚元王傳第六

班固

漢書三十六

秘書監上議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

好書

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

丘伯

服虔曰白生魯國菴里人浮立伯秦時儒生

伯者孫卿門人也

師古曰孫卿姓荀名

况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

長兄伯次仲伯蚤卒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高祖既為沛公景駒

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

師古

曰食音異其音基

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

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

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

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

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旣廢楚

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

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

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

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爲丘

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師古曰史記嫂厭叔與客來

陽爲羹盡轅釜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以勺客以故

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

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

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為羹頡侯

師古曰頡音音其母羹羹金也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

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

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師古曰卒終也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

詩傳號魯詩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

元王亦次之詩

傳號曰元王詩

師古曰次謂綴集之

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

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

子辟非先卒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僻

文帝乃

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

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

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

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

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

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

執為

宛胸侯

師古曰執古執字

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

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師古曰忽怠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

師古曰區區謂小也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

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

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

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

身而春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春
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確春也

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

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

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

休侯懼乃與

母太夫人奔京師

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

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

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
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
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
王走戍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
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三年薨
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

附倚輔助之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

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

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

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古師

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

母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

何齊父長年

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

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旣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

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

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

師古曰懲創也

求留京師

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彊讀曰彊解在文紀

共養仕於朝

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俱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

太夫人薨賜塋

師古

曰塋冢地謂爲界域塋音營

葬靈戶

師古曰地名也

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

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

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

師古曰論議每

出宗室之上也

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

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

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

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

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

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

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

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

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

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少修黃老

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

里駒

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

澤詔獄

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父為宗正徙大

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

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妻死大將

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

孫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師古

曰望怨望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

冤訴故云誹謗詔獄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

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

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

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

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

全

每行京北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蘇材曰反音憐憐罪人辭使從輕也

家

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

賓客食飲

師古曰既以救貧昆

弟又散供食飲之費

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

金當伏法

如淳曰律鑄僞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

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

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妄訟子

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

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

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

本

名更生年十二受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

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

是時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

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

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矯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

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

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

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

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効更生鑄

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以安民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

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貢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

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

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

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大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

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

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

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

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

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

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

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

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

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

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

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

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

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

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

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

臣聞春秋

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

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

名臣

師古曰平終也

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

諫曰

師古曰說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師古曰恨悔也

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

師古曰寬謂緩恕其

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

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灾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

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

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

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

仲舒為

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

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

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

類難一二

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

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使三

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日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

後復視

事天陰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

師古

日殆近也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師古曰進章明也

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

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
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
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
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
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
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
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
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

得復進

師古曰幾讀曰真

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

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

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

師古曰徵證也

欲終不言念忠臣

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

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況重以骨肉之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又加以舊恩

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

師古曰惟思也

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師古曰抒謂引而洫

之也音食汝反

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

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

師古曰言文王始受

命作雜還衆賢罔不肅和

師古曰雜還聚積之見還音大合反

崇推讓之

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

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

之德

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

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

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

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離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

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僻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

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

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麴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

此物也飴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麴音牟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

一方所嚮異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敦敦然患其上訛訛然不

供職各失臣節其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歟音翕訛音紫

君子獨處守

正不撓衆枉

師古曰撓屈也不為衆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

勉彊以從王事則

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謖謖

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勉從事也謖謖衆聲也言已

詎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幸而被讒怨嗷嗷然也謖音敷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

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

醜

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

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

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

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天變見於上地變

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各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爲曾莫創又也憯音千感反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

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僞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爲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爲僞言以是爲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

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

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

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報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

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

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尹氏何舉也曷為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皆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

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

十四年凡三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

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

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

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

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二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九三十六也

地震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

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崩阨二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

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阨下類也音文爾反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

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火

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王申御廬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

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

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搜

瞞音未五石隕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蜺蜚鸛鵒來巢安反

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月六鵙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蜺二十

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蜺短尾狐也鵙水鳥也蜚負登也鵙音五歷反蜺音域蜚音扶味反鸛音劬鵒音欲書冥

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也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

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間樹雨音于具反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

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熟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八

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雷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饑螽蟥

螟螽并起

如淳曰螽蟥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

饑十五年冬螽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三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

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螽八年九月螽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

者也螽音終螟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

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子需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榮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闔僖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粱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顓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一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十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國五十二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

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魯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蔓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鄭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

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我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二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

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者
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

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

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

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

丘以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

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

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晉工衡反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甲替也解在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

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渾殺言雜亂

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

章交公車入滿北軍如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

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行反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

不得其實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

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

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

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

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

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

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

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

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涑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

救猶不能解紛

師古曰紛亂也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

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

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

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師古曰枉曲也

讒邪進則衆賢退群

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鄙反

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

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睂聿消

師古

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麋麋盛也見無雲也睂日氣也聿解也言雨雪之盛麋麋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

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并用而小人誅滅矣廛音彼驕反覲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

工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禱机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

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禱音徒高反机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

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

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

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師古曰叔孫者

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卽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

言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師古曰二時三月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

不善如探湯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

今二府奏佞譖不

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譖古諂字

故出令則

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

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

師古曰詆毀也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師古曰譁謹也譁音

火瓜反

故詩云憂心悄悄溫于羣小

師古曰此鄘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

貌愠怒也愀音千小反

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

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

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

禹稷與臯

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

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

何則忠於

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

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

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

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

鄭氏曰彙音謂諸不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繫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比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

行也茹音娒據反

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

並交戰之內

師古曰交戰謂宿衛者

彙集其謀違善依惡歛歛

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

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

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

罰師古曰謂誅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宗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

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師古曰尋其跡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

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

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

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

曰詖音彼義

反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

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不宜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

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

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

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

口之滯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

祿勲何邪

師古曰斷斷念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反

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

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

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

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

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

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曰甚後

三歲餘孝宣廟關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

前言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

術通明

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

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悃

張晏曰悃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悃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

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

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

卒不克

明

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

往者眾臣見異

師古曰異災異也

不務自修深惟

其故而反晦昧說天託咎此人

師古曰晦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朕

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

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此固足以

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

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

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

信師古曰信讀曰仲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

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

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

口曾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師古曰瘖音於今反

顯誣譖猛令自

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

凡八篇

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

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

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

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

護三輔都水

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

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

后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

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

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師古曰言中者以別

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

應

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

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

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

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

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師古

曰易下繫之辭

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

明王者必通三統

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

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

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

喟然歎曰

師古曰喟然歎息兒音丘位反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

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田同無知之兒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

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

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

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

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

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斲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豈可動哉

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斲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斲音側略反

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臧金玉而厚葬之人

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錮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

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

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

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

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

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

鄭說是也淮南子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殷湯無葬處師古曰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

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閒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

里子葬於武庫

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櫟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

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

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

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

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

稱古墓而不墳

師古曰墓謂墳穴也墳謂積土也

曰丘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識也

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

反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

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

師古曰事延見禮記

延

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

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

子死於其間

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

曰隱蔽之時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斬反

而號曰

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

骨

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

禮合矣

師古曰車亦見禮記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

臣周公弟弟

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

其葬君親骨肉皆

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

仲尼曰不如速朽

李奇曰非桓應為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

秦相呂不韋集知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

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

皆大作丘隴

多其瘞臧

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師古曰阿謂山曲也

下錮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

李奇

曰墳中爲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棹於墳中以爲離宮別館也

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

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械木人之屬盡其巧變

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開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棺槨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

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

又多殺宮人

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

項

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

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

牧者

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

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之禍

師古曰離遭也

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

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

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雅篇名美

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千秩秩洌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洌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

孫衆多謂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蛇維蛇女子之祥也又魯嚴公
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

多築臺囿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

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
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

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師古曰

日卒讀功費大萬百餘
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

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洌離以

十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冰離謂亡其居處也

臣甚惛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
感於此事也惛音昏

一曰惛古悶
字憂病也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

師古曰
安焉也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

庶則苦之

師古曰說讀曰
悅其下亦同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

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

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

師古曰顧
猶反也

說愚夫之

目隆一時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

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

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

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墓之墓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

規撫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

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

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

亂亡者師古曰孽子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

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

關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

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

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

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紮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紮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

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

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

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

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

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

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

師古曰
剽音口

旦反剽音匹照
反解在五行志

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

師古曰
佾列也

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
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階王者之禮

並專國政卒逐昭公

周大夫尹氏筦朝事

師古曰筦
與管同

濁亂王室子朝子猛

更立連年乃定

師古曰更音工衡
反解並在五行志

故經曰王室亂又曰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

師古曰言其
惡大甚也

春秋舉成敗錄

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

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
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

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

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秦昭王舅穰侯及

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

專國

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

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

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閭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

比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直春苑死不在渭北也

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

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

寵據將相之位

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

兼南北軍之眾擁

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

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

師古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

依東宮之尊

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尚書九卿州牧

郡守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

莞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

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

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

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殷鑒師古曰磐結而

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

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

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當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

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山名臣瓚曰冠石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

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睦孟傳什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什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睦孟傳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皐隸

師古

曰皐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與與臣隸也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如傳曰內猶親

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

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

師古曰援引也謂外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

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

師古曰遠謂疎而離之也音于萬反

皆罷令就弟以則

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

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師古曰如若也

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曰蚤古早字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

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

承皇太后

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

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

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

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

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

郡岷山崩雍江

師古曰雍讀作雍

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

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

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教讀曰傲

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

師古曰事見周

書亡逸篇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亦言湯

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

有奇而壹食

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

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

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比頻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

食卒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

師古曰貴彖辭也

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

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天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

此皆易姓

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

上辰星出於四孟

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

太白經天而行

孟康

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

無雲而雷

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

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目也

枉矢夜光

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

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

熒惑襲月

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

孽

火燒宮

師古曰孽災也

野禽戲廷

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

都門內崩

師古曰內嚮而

壞

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

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第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

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

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

衝滅光星見之異

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

孝

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

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

漢而西

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祲星

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

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雌雉拔木之變

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

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

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

德異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

猥數奸死亡之誅

師古曰猥猥歛誠之意也奸犯也猥音懇奸音干

今日食九屢

星字東井攝提炎及紫宮

師古曰炎音弋瞻反

有識長老莫

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

師古曰上繫之辭

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

義書曰佯來以圖

孟康曰佯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

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師古曰間讀曰閑

上輒入之

師古曰謂召入也

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

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

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

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

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
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
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
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
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官
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
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
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
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
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
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
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
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
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
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
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
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
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

師古曰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

師古曰志記也

過絕於人歆

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

後

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

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

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然猶

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

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

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

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

衰而三代迭興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

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
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

以木曰豆籩音邊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師古曰以古事

為是者即罪之

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
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

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

李奇曰掌故官名也

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

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天下衆書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師古曰謂賈誼

至孝武皇帝然

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師古曰前學之師也

皆起於

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

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

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得其具也

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

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或間編

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聞音古覓反

傳問民間則

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

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

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師古曰罷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

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

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爲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

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

曰依違言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專決也

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異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經載有廢遺者異得興立之比音頌寐反

今則不

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

欲絕去此學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

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

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

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過猶誤

傳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

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日記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

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師古曰專執已

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

黨同門如道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始道執之真也

達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

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敢

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

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

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

大臣爲衆儒所訕

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懼誅求出補吏爲河

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

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

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

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

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

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

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

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

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

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

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

遷劉向楊雄

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

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

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

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其究

極根本深有意也

鳴虓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

師古曰虓讀曰呼

哀

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

師古曰昭然明白

豈非直諒多

與讀曰歟

聞古之益友與

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也

楚元王傳第六





季布繅布田叔傳第七

班固 漢書三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亮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俠師古曰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使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

即否願先自剗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

之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轡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

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袂柳柳聚也宋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

輦音扶 晚反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

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

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日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

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

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

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

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

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

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

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

皆多布能摧剛爲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

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

皆阿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

以噲爲然布曰樊噲可斬

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

嫚又音莫連反

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師古曰瘳瘳傷也

瘳三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

前漢傳
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

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

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酤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

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

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

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

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未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

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

談與實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

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

師古曰欲得實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

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

也發視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

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

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

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深

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聞關

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

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言弟畜灌

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郵都不敢

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為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麟

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見困也故固感其言而止也雖與賴麟俱追而高祖獨

與固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

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

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

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人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

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

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

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

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

師古曰漢反還也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

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

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方提趨

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

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

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

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咳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酇侯

蘇林曰酇音輸清河縣也

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

師古曰賁音奔孝

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

黃老術於樂鉅公

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

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廉之趙相趙

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
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
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
十餘人赭衣白髮鉗隨王至長安趙敖事白得出
師古曰白明也廢爲宜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
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也盡
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
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

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
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
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
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

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

而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
人孟舒豈歐之哉

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今戰也歐字從文文音普木反

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
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

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

乎對曰有之事安在

師古曰索其狀也

叔曰上無以梁事爲

問也

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

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

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

師古曰渠大也

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

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

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

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

師古

曰於外自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

泰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

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至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爲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

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

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

開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賛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蹇

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蹇拔也孟康曰蹇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蹇音騫

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隸苟活

而不變何也

師古曰隸古戮字也奴隸謂髡鉗爲奴而賣之也

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

師古曰感槩謂

感念局狹爲小節既音工代反

其畫無俚之至耳

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

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欒布哭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

如淳曰太史公曰非

死者難處死者難也

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五王傳第八

班固

漢書三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

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

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

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摠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

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摠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

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帶南如此其例也豈以諸爲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

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

能齊言者皆與齊

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

孝惠

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

家人禮

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財反

太后怒迺令人酌

兩卮鳩酒置前

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令齊王爲

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

師古

曰反音憐

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

自以爲不得脫長安

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

內史

士曰

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

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

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

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

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

在惠紀

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

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

師古曰高祖之

九年也他皆類此

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之四年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

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年

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

師古曰安猶焉也

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

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

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

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

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與天臨監之于嗟

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爲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

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

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

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

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

取趙之河閒立辟彊是爲河閒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
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
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
德惲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惲下云燒殺德惲是爲相姓建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又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
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
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
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
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
邊繚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
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
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
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
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
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
爲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
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

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

濟北王將間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

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關

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

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

稱制元年以其兄子卬侯呂台爲呂王

師古曰卬音敷割

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

明年哀王

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

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

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

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

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

曰比之笑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

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穡種也穡種者言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今為藩輔也穡音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斤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章追拔

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

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目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

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

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

師古曰西誼京師

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

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

師古曰召讀曰邵

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

曰

師古曰給誰也

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

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

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

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
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
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
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
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
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
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

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死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

師古曰本自齊國更

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

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

春秋富

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墮竭故謂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

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

臣橋制以令天下

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橋

宗廟以危寡人

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

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

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

師古曰諭謂曉告也

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

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

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四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

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

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

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

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

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

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暇待有詔命也

因退立股戰而栗

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

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

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

師古曰放令去

勃父以善鼓

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

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

為物而司之得勃

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

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

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

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

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

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
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
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
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
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
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
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年薨子景王
順嗣三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
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

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

師古曰俚音里

王莽時絕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

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大僕滕公俱入清宮

師古曰滕夏侯嬰也

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

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

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師古曰不賞之

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

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

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

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

棘蒲侯柴將軍

張晏曰柴武

擊破虜

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

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

軍等七人爲列侯

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

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絕

師古曰適讀曰嫡

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

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

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

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

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

服虔曰勃音勒勃平原縣也

孝文十六年六王同

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

師古曰與之同反

齊孝王狐

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齊王使路中

大夫告於天子

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

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

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

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張晏

曰趣讀曰促

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

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

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

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

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

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

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以迫劫有謀非

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

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令

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

正其後

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女媖齊有宦者徐甲

師古曰宦者奄人

入事漢皇太后

張晏曰皇太后

武帝之母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

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

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

至齊風以此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

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

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

師古曰尚配也

然事有

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

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其姊妹故

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曰毋復言

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古侵字也主父偃由此

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

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

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

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十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

日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

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

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

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四年國除

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

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

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爲悼

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

以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之今奉祭祀志立三十六年薨是

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

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

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姦號終古或參

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書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

也音郎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

果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

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

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

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

激秦孤立亡藩輔

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

故大封同姓以填天

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

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

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

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蕭肅何曹參傳第九

班固

漢書三十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肅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皆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高祖為

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

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

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事弟一

師古曰課最上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

得不行也

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

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爲沛

丞專督衆事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

之

師古曰走謂趣向之走音奏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

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

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

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

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爲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

子所刪百篇之外劉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向所奏有七十一篇

之有河漢名號休美且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誅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

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

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

即不

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

計戶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遽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

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

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

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

師古曰索上音山客反

數使使勞苦丞相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

鮑生謂何曰

師古曰鮑生當時有

識之士姓鮑而爲諸生也

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

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

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

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

言故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何

應劭曰撓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亡衆跳身遜者數矣

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

然蕭何常從

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師古曰無見在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

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廼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

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

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管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錢二也

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陳豨反上自將

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

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

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弔

師古曰召讀曰邵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

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

師古曰恐其為變故

守衛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

上說

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

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

客又

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

可復加然君初入關卒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

君尚復孳孳得民

和師古曰孳字與我同孜孜言不息也

上所謂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貲以

自汙上心必安

師古曰貰賒也貲音土得反

於是其計上乃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

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

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

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陞上林中多空地棄願

令民得入田毋收稟爲獸食

師古曰稟禾稗也言志人田不收其稟稅也稟音工

老反稗音工旱反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

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

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憚師古曰憚忱也感備尉之

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

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

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明何事惠帝何病上親

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

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

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爲執家所奪考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

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

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

封延爲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

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

師古曰爲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

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

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

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鄼侯布

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

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

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爲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

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

喜爲鄼侯

蘇林曰繇音人足攣躡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

傳子至曾孫

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

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

高祖為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

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絮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擊胡陵方與

師古曰音房豫

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

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

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

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

文潁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

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車騎攻棘臧及元父

師古曰元父音抗甫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張

晏曰孤卿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爲戚縣之令其後

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

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

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負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轅

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

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

攻犇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堵陽

陷陳取宛

虜齟定南陽郡

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齟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齟紀傳不同疑傳誤

從西攻

武關嶢關取之

師古曰嶢音亮

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

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

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

鄧展曰武都二縣也

雍檠

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檠音胎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文潁曰壤地名也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

師古曰櫟音歷

復圍章平平出

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

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

孟康曰縣名也

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

蘇林曰今華陰

以將

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河內下脩武度圍津

師古曰在東郡

東擊龍且項佗定陶

破之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

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

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

反於燕

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師古

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

還攻武彊

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

因至滎陽參自漢

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

師古

曰敗謂戰
彭城而敗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遼東

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師古曰遼古速字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

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

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蘇林曰鄔太原縣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鄔

音一戶反又
音乙據反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

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

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潞陰

平原萬盧

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潞音它合反萬與隔同

已而

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潁曰或以爲高密

大破之斬龍

且虜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將次將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師古

曰守相爲相居守者

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

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

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

參爲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

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

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

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踰郡守司馬候御史

各一人如淳曰置音教張晏曰莫教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教之官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

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師七日舍也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

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

吾且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曰

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

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

始

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功多而封賞母在何

後故怨何也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

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

擇郡國吏長

大

孟康曰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

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師古曰斥卻也

日夜飲酒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

度

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

終莫得

開說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

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飲歌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同也

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

者也從音村用反

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卧反

大歌呼

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參子窋為中大夫

師古曰窋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

為豈少朕與

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與讀曰歟

廼謂窋曰女歸試私

從容問乃父

師古曰乃汝也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

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

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

師古曰謂空隙也

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

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

師古曰趣讀曰促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師古曰讓責也

曰與

窋胡治乎

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文吏反

乃者我使諫君也

師古曰乃

者猶言
曩者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

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
今出休息

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

法講若畫一文潁曰講或作計較師古曰
講和也畫一三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
猶乘也宦嗣侯高后時至

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

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

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賛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

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賛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

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

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

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

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之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